

《賺來的校服》

六十五周年校慶特輯

6C 李旻慧 (2025-2026)

「請勿靠近車門……」車廂廣播提示着最後擠進來的機會，一塊藍色方巾領焦急地飄進來，抓住了眼球。車門合上，車子緩緩發動，藍色領巾上亮晶晶的校徽閃爍着。我已經許久沒有穿上這套校服，看著眼前的師妹，竟生出些羨慕的感覺。

五月，一個水潤溫暖的季節。我們剛換上夏季校服，女裝領子的設計是一塊標誌性的深藍長方巾，披在肩上，一直延伸至胸前。我們經常打趣道這是「口水肩」，設計奇怪。但無可否認的是，這片深藍是六年青春夢的底色，揮之不去如空氣中粘糊的潮濕。

這套校服需要細心的呵護。香港多雨，白衣易發黃，必須手洗，搓去污漬，保護雪白歲月。但在二月我們離開校園的那一天以後，用以惜別的水彩將它永恆定格，不可再洗。我拉開防塵袋，拿出校服。抖一抖，彩色的文字逸出曲線，師友的可愛面容再現眼前，亦揚起一陣歡聲笑語。但在眼前掠過的，還有污跡。才兩個月，怎麼就開始發黃？翻開裙擺的褶子，數點黃斑張牙舞爪，我卻只能手足無措的站着。純白的歲月開始凝固、變舊、封塵，黃斑甚至作勢要爬上文字，將回憶染成一張張舊照片。師友友愛的臉孔開始扁平化，成為衝不破的維度。

當「我校」成為「母校」，我們便從胎中墜地，觀望更大的世界，卻離溫暖的底護處越來越遠。舊日，我們同在一起生活，互相扶持。同學間打打鬧鬧，師長循循善誘，我們跌跌碰碰又同時被引導着成長。學校裏有大大小小的職位讓我們放膽一試，也有許多舞台讓我們大放異彩。這裏總有空間、機會讓我們發揮所長。當我們有了過錯時，除了糾正亦有體諒。師長愛之深，責之切，歷歷在目亦不敢忘。於是，一個個獨特的人格被織就，一夥夥璀璨的明珠

由此而生。這種無條件的包容、細心耐性的教導，我們還能在以後的世界得到嗎？但這就是所謂的成長。我們在學校學會了行走，便要推開家門，自己走。

光陰不返，憶只可追，人只可思。這份憂愁，更多是源於要和親愛的師友離別。就和每位銀禧人一樣，遇過太多赤純的真心。最難忘的畫面要數一起和同學在圖書館奮戰到黃昏。在絳紅、暗紫、澄黃的晚霞繪在半黑半藍的天空裏時，我們步出圖書館，看着日光漸暗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着。這是一個燦爛朦朧的時刻，彷彿天大地大只有我們互相緊靠。

過去的一年是個極困難的時期。我得到太多人的幫助，未可一一感謝。但我仍想說，因為你們，我是極幸福的。原來學校的校訓從不是口號，無私奉獻真的深植在每個人心中。

再多相聚的承諾，也不及每日相對來得好。或者我們心底都有相同的恐懼，怕濃情化淡，怕散作天各一方難復見。但神奇的是，當熟悉的校名再度響起，我們又為之心頭一顫，然後對上一雙親切的眼睛，喚起與母校相連的感動。我曾在校外講座遇過校友，彼此原先尷尬支吾以對，一聽到對方校友的身份後竟在一秒內笑逐顏開，開始有講不完的話，到了最後甚至約定要互相幫忙。這或許就是「銀禧」二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產，使我們離開了母家依然有着斷不了的血脈牽引。

再見再見，心願是再次相見，我們帶著期許地離別。紙短情長，說不完的感謝，來不及的愛惜。曾聽過人說，人死裏逃生以後會將活著的日子當作加數，多活一天賺一天。其實，又何用等到死過一次的時候？何不我們現在不再倒數生命，就為了活得更盡興。這六年不是過去的六年，而是賺到的六年。將畢業視作失去，徒添的只有愁緒。校服會有走到殘舊的一天，但上面寫滿的祝福都是賺來的，不必貪求永遠潔白如新。

我會以得到或擁有的角度審視六年珍貴的回憶，然後懷著某日再度相逢的期望，道一句「多惜今宵多珍重！」。